



古詩卷五

成都 楊慎輯 綿州 李調元校

上秦皇言韓可舉書

韓非子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
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
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
處則怵然若居濕地者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
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
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
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一

古集卷五

成都 楊慎輯 綿州 李調元校

上秦皇言韓可舉書

韓非子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
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
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
處則怵然若居濕地者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
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
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
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納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

今秦武發東郡之卒闔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

上韓王書

同前

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其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

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敬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土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

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人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于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于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

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于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圖察之而賜臣報決

由余對秦穆公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_能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於禹

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纓帛爲茵蔣席
額緣觴酌有承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
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
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璽屏茵席雕文此彌侈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
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宋人以玉爲楮葉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
豪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
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

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
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趙襄子學御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以盡用之
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
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
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尙何以
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悍者隣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晏子對哀公

晏子聘於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文騰蘭櫃

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未爲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宋人謳唱

宋王與齊讐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
四板射八磻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磻三寸

周君畫莢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
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
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
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造父御馬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

轡莢之制也然馬驚於出羣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莢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羣也王子於期爲駙駕
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團
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團池也
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而叱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
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
成竅機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
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
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

與其成共勢以成功乎

延陵卓子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鋌
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
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
因仰天而嘆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
之也利鋌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
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人發之
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楚人矛楯

今語曰自相矛盾出處在此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
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
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
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劍馬

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
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
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
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
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

將必發於平伍

此漢宣綜核名實京房舉功考課之所祖也

通變論

公孫龍

曰他辨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黃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隣而相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而且青驪乎黃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也與其白寧黃黃其馬也其與

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兩明也兩明者不明非正舉也無當驪色非正舉者名實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可淺可深章

管子以下三十則皆同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於一治攻于一事以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

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
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
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
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
泉閭流泉踰澗而不盡薄承澗而不滿高下肥瘠物
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
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
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論救

凡救者小利而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救者

小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救者犇馬之委轡母
救者痊睢之礪石也

堂上遠於百里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
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
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
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
萬里也故情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
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

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

管仲復於桓公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面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復此言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汝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昇饋非有內憂必

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昇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汝語欲致諸侯而不至爲奈何中婦諸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天有常象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體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

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爲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其上者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之矣

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煩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四稱

後三段補在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

管子 卷五
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
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
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
稱於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
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其令以爲式法此
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仲父旣以語我昔
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
鑒焉管仲對曰今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旣官職美
道又何以聞惡爲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繡緣繡吾何
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

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有宮室高
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
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
不鑒四方有家不治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
俳優繁其鍾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敖其婦
女燎獵畢弋畢遇諸父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旣輟
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
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
父卽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

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仲對
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
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
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
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
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
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
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辭不謗其君
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

父旣語我以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
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
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
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
輔之退曰不可以敗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於
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惟其所事倨傲不恭不友
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唯趨人詔湛湏於酒行義
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
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輔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
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

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水樞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汨故其民愚疾而妬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詐巧倭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

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是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聖君說度

故聖君說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曰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曰產夫曰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敬靜定性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大定

執靜道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籍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內中

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文皆用韻

廐吏論傳棧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婢子論詩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未

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擲其蓆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
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
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
甯應我曰浩浩乎育育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
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
室乎

草十二衰

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
輦輦下於萋萋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
蔓蔓下於苢苢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

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蛟龍虎豹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
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
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
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
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
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
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抵國距國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杆格蔽固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乎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

無尺壤之用故爲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疑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立貴

管子曰請立貴於民有田倍之內母有其外外皆爲貴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邱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

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
木者謂之穀賦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
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二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
者爲柴渣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
柴渣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畝鍾之國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
墳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
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壖
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

山諸侯之國則劍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
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
粟十鍾而鎬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
鎬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俾戟程諸侯五釜而得
俾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
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
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
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
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
怨上而令不行

衡籍

桓公曰寡人所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貸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吾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

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家多者千里少者六七百里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沛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萬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
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
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

參患

故凡用兵之計二警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
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
盡今交辦接兵而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臣不
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惟夢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
先定而兵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其心則與

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
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
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
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
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
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
入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于兵者
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
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
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

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
知城必散故曰無聚衆

晁錯上言
兵事本此

主德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
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
之知以拔外權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
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中央之人

中央之人卽史記所謂關
說孟子之所謂龍斷也

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

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矣賢不肖之
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方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
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
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
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

治國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
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
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
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

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
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
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人粟多人粟多則國富國富
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
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
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
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心
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
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

正靜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
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太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
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
而反此生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
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旣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
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
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
明于日月祭于父母

此卽戒
真恐懼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陶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此荀卿諸賦之祖

明王

天冬雷地冬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

生宜蟄者鳴菹多騰慕山多蟲蟲六蓄不蕃民多夭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應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劒珠飭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窟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黃帝問伯高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莠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地均 二段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水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

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數鎌纏得入焉十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五而當一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萃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之賈知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

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
貨雜之實而出夫粟是故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
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
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
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
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
而莫敢爲之請君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
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
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國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災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
白墨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
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
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
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
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戰略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早而曲防之戰略
足矣

古雋卷五終

古雋卷六

成都楊慎輯 綿州李調元校

文中子論祀祭享

陳叔達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
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薛收曰
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
達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
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
己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
引而近之也故以享禮接焉古觀盥而不薦思過半

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主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享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隣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元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

正本

豐塙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壤必先矣樹本淺根

菱不深未必撥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度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亂于末也

左儒死諫 說苑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

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田饒謂宗衛不能用士

宗衛罷齊相歸舍召門尉二千七人問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田饒曰非難用也是君之不能用也厨中有腐肉則門下無死士今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下宮糒羅綺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死

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

五本 說苑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母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

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
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輪葉仲夏雨雪千乘之
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
敬以除其心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漆雕馬人論三藏說苑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
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
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
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二大
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

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
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魯石公說劍說苑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虓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
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舉足不及集
相離若蟬翼尚在眈北眉睫之微會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如觀舞劍

許綰諫起中天臺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予何力有加
縮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
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
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
古者堯舜建諸天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
足以爲臺趾材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
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
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莊子蝸角蠻
觸之語意同

武王伐紂

韓詩外傳

以下二十一則俱同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
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
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
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
其人者憎其所與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
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
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
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
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

仁人之兵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角摧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

盡性致志

韓詩外傳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乎而賈不數銖人同材

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見客

韓詩外傳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庸人

同上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
動作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
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
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關雎 同上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
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變斐斐文章大哉關雎
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
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

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
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
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詩曰鍾鼓樂之

下民瘁瘵 同上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
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
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
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瘵

東海之魚

同上

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蜚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保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麇前足鼠後足兔行不能得食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况萬乘之主而猶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阱則其幸也詩曰惟不順征以衆垢闇行也

德輶如毛

同上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養恃性命

同上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色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論議耶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信可好嚴乎塊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義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蹙齧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隘隘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泥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奠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奠然而溢之坐置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紵

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人也將南之楚于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久分其資財棄之鄙吾年甚少何敢授子子不早去今窮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此事原誣也而文辭似托諷之賦平原君問孔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

天子出人之樂

韓詩外傳

古者天子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行則抱鼓

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人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師席告人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應同聲相應之意也詩云鍾鼓樂之此之謂也

天地有合章

同上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

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體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齒齠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天壽亟天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

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說苑作急

時之辭也甚焉故稱之日月也

孔子論五美質 同上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知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家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古詩
卷六
心曲

三苗貫桑

同上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
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
秀意者天下始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
譯而至獻白雉于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
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
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
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

遐有佐

繭卵喻性

同上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繅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
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鷄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
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
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卜商折公孫曄

同上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曄
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

古詩

卷六

七

我召勇士公孫惛子夏曰微惛而勇若惛者可乎御
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往子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
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惛
至八門伏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
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
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
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
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
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
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鞬

而坐吾君單鞬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
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鞬而去之者子邪
我邪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從
君於圃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
我耶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
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
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
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
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

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盍胥對晉平公 同上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岷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

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君子避三端 同上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卞莊子 同上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
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
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於母處是以戰
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
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
雪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
以此雪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
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雪矣吾聞之節士不以
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雪
輔世繼宗國家義不衰而神保有所歸是子道也死

節小具矣而敬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君子以下是斷
辭清婉而切中

李克論吳亡 同上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
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
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
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
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波瀾全在重
疊綱目去數
句便不
成文

古雋卷六終

古雋卷第七

成都楊慎輯 綿州李調元校

分職 呂覽

先王用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
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
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
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
其能疆能以其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
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
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

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琴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準

繩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襄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郭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曰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

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曰公又不能
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
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
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嗇若臯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
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
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
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
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呂春之知
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

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知
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
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
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也
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
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任地 呂覽

后稷曰子能以室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
乎子能使吾土靖而蚶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
處乎子能使藿夷母滌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

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
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
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
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畍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
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畍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
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
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耑大月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
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
資生而樹麥與蕪此告民地寶蓋死凡草生藏日中
出穉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畜藏此告民寃也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
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
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
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
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郊之民既郊
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

乃逾處種稂禾不爲稂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辨土

呂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莖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失四序參發大耨小畝爲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

不節稼乃多苗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以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耨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無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慎慎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

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師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上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

使農事得

審時 呂覽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比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方奪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穗闕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柔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香

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葉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博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米多粃厚糠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庭辟米而不時特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時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

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疎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者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炎色稱之重食之致者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肘動蚰蛆而多疾其次手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者時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睿智四衛

古雋
變疆殞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
五穀而已矣

古雋卷第七終

古雋卷第八

成都 楊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

古律呂書文

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
冬至周而復生神生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
聲故曰神使氣就形形理如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
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
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
聖心以乘聰明孰能載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
者物受之而不能及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存之唯

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公論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無有文字皆有五行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雨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

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太公曰微妙之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鈇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音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易曰師出以律

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吹南風不競知楚必無功太史遷曰六律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所係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

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國語伶州鳩曰王伐殷
歲在鶉火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吉
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
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
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太簇之下宮布令于萬商
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反羸內以無射之
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所以優柔容民也
此皆可考吹律聽軍之事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史記

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

不伐楚大不王小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
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
藁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
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汙馬之力不効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
而况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
兵南陽莒地以聚當郟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
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待
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
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

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
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
而不見其睫也今王智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
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
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
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
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
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闔晉楚也
晉楚不闔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長沙之粟也

竟澤陵楚之村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
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
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
釋齊而伐楚

劉涓子曰齊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而雄辨者

此者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史記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至王
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
按劍曰夫子見容未柰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
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

古集 卷八
四
深醪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醪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

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勿離前淳于髡曰猗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猗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鑄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

趨出至門面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
我若嚮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下邳號
曰成侯

農器 六 號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耨耨者其行馬
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其矛
戟也簋苴簠笠其甲冑干櫓也鑊鍤斧鋸杵臼其攻
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
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
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

也冬實倉廩其監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
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
也輪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壘壘
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管子禁藏篇曰什伍以爲行列賞以謀爲文武繕農
具當器械耕農以攻戰推引鉋耨以當劍戟被蓑
以當鎧鎡苴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
事習則戰功巧矣又輕重已篇云張耜當弩鉋耨
當劍戟獲渠當芻月耨簋苴當楯櫓故耕械具則
戰備矣合而觀之可見古人寓兵於農之意

越女於農之意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於是袁公卽杖篠簞竹竹枝上頡橋未墜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別去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手戰之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

縱橫逆順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卽見

陳音論射

越王問陳音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卽左蹉右足橫向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咽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對越王

范蠡苦成對越王

越王問伐吳之策范蠡對曰臣聞峻高者隕葉茂者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若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誣狂佞之人迷於策慮輕子朝事子胥力於戰鬪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

中黃伯矜勇

尸子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試焉有力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獨却行齊踵焉所稱于世矣夫義之

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天老說鳳

天老對黃帝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神鳥名爲鳳焉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鵠頸而鴛思與肥龍文龜身燕頤而雞喙頭上青戴仁白抱義斧

赤負禮胷黑蘊智足下黃履信有六象九苞頭象天

目象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合

度耳聽達舌誦申色彩冠短周宋均云周當作距

兌鈞音激揚服文戶不妄納故天爲生食積石之山

其樹名瓊枝以琦琅玕爲實天又爲生离珠一人三頭逖臥逖起以伺琅玕與琦玕子其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翰如千自舞昏鳴曰歸昌節足足階階邕邕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與八風氣應時雨徊鬱鳴翔懸圃過昆崙軼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食有質飲有儀住卽文始來卽嘉威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止則瞑于閤司晨爲羣

古集 卷八 九
夜率行則翔于車以節路驅

春秋元命包論五藏

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肝水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耳者心之侯心者火之精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

兵形象水

孫子虛實篇節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

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治氣治心

軍爭篇節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窺敵三十二術

行軍篇節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

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
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采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
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駟者退也輕車先出居
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
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
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
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
肉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喻喻
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窮也數罰者困也先暴
而後畏其衆者不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兵勢 全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
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也兵之
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利奇勝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
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
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
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也奇正相生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
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司馬法仁本篇

節

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

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載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興師所以無愛民也文法如等頭進步吾民其民已見彼此又加一夫尤妙未云無愛民此句尤難下

應劭記十反

伯夷讓國以采薇展禽不法於所生孔子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偶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千祿顏闔踰垣而遁榮高柴

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
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思蓬門而株盈

淳于髡斗酒說

史說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
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
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鞶鞠臆侍酒於
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
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相語飲

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
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眊不禁前有墮
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
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
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
髡樂甚飲可一石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
之而哀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
諸侯主客宗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東坡曰男女襍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
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

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蓋未有知其趣者

九方臯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采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

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蔽篇

節文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

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朗狐狸蒼此言上
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
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
明而下化也

宋人作朋黨論
千言不及此

論俗士輕今重古

世俗率神貴古昔而賤黷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
之不及造父之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
人之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
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
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

書猶謂之不及前世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
當時太玄見嗤於北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
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曜今月
不及古月之朗何旨於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
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剗絃者諒有
以乎

古夢書

御覽引

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往來也陰陽感成
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造過失如其賢者知之
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

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身心所思念念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昔聖帝明王之世神氣昭然先見古堯夢乘龍上泰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其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襄夢爲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嘴其馬其後皆失天下

相貝經 御覽引

相貝經者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獻琴于漢武云

不知所以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堯舜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索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俞疾珠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不能延年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之昭觀秦繆公以遺燕龜可以明目宜金宜玉貝如珠璣或曰駿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黑白各半是也濯使善

驚無以近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駿是岷使人病瘧黑
鼻無皮是也瞬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
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熾內穀赤絡是也醫貝
使童子愚女子淫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
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
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員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祖餞祝 蔡邕

今歲淑月日吉辰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吉兆休
一熒熒卦著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雍雍四牡彭彭君
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

尤辟兵蒼龍來轂白虎扶衡朱雀引輓玄武作朋
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雜陰陽書

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
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
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
收薄以忌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豆生
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癸死於寅惡於甲乙忌於
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成
後忌於大豆同麻生於楊或前七十日花後六十日

熟種忌四秀辰戌丑未

秀後五十日戌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

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否者麥貴稻生於柳或楊八十日秀秀後七十日成戌巳四秀日爲良忌寅卯辰惡甲乙

春秋元命包九州解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別其界也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牽牛流爲揚州分越國立爲揚山軫星散

爲荊州分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天弓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言陰收內安詳也五星流爲兖州兖之言端也隄精端故其氣纖殺分爲鄭國鈞鈴星散爲豫州豫之爲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東距殺坡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觜參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隘也謂物數並失其氣急切失烈也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

躁急榮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之鎮立為明山并之
為言誠也精舍并其氣勇抗誠信也

宋何承天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
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
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
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
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
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絲
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金合土絲
紆立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此物類生
罔不備設夫物類則

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勑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
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
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
簡示物所以訓示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為
衆生哉若夫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漁候付獮
衆生者取之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曠卯庶人不數咎行筆作
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貳是翼殷
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孔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之答曰汝南

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
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子伯與其友人
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
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椽教太守鄧晨開累世獲其功夜有火之瑞韓元長雖好地里未有成
功見効如許椽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
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
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
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椽弟煞人當死洪自効
詰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

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斯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
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
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
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阮瑀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邵物著地可察而易制
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
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
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衡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旣究物
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壁易碎金鐵難陶故

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優也專一道者思之散也混濛茂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叅相齊寄托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者位周勃大臣強木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

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于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泰否泰趨道無攸斁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韓曄于廊廟亮冕旒旒焉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隆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擒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

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蔽若夫和氏之明璧輕殺之
桂裳必將遊玩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
半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

答郊勞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
之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
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蜚豐沛虎據秦
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擄其文辯良平奮其權
諂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
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經營宮廟者
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

慮將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麗友詐其遊襲據北軍
竇賴其疇家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
以陳問則服汙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
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汜勝之書

論辨

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上氣膏澤旱鋤穫春凍解也
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
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
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
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

地氣始通。椽橛木長尺二寸，埋見其二寸。立春後，上埋散，上沒，厥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後，和氣去，卽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慎，無旱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卽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早耕，塊破，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垆，名曰脂田。及盛各

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以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述古詩十首

朝來風雨來
平宜靜俗
之味
既賦之宜
田
觀
前
空
并
就
雲
於
對
資
風
張
志
窮
遠
更
蘭
之
限
立
春
君
以
民
無
一
當
再
許
士
民
無
在
不
當
一
冬
由
進
立
神
以
遠
不
以
君
臣
一
無
利
之
武
安
用
當
以
正
民
無
以
當
三
古
雋
卷
八
終

古傳卷八終

